

臺南明鄭古墓出土珍貴文物

■ 盧泰康

西元 1662 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收復臺灣，開啓了臺灣歷史的新頁，明鄭治臺時間不長，但卻是臺灣史上所出現第一個漢人政權。這些以鄭氏集團爲首的漢人軍民，在臺戮力開發建設，同時積極經營海外貿易，清初《臺灣外記》甚至稱當時「臺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有關臺灣明鄭時期的史蹟文物，大多湮滅不存，而留傳至今的明鄭古墓文物，則成爲了吾人探尋明鄭史實的重要線索。

南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鄭成功（1624-1662）舉兵誓師於金門，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展開了十餘年的抗清戰爭。到了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渡海驅逐荷蘭人，打算以臺灣做為反清復明的基地，可是就在他收復臺灣後不久，即驟逝於臺南安平，而鄭成功的繼任者世子鄭經（1642-1681）及其孫鄭克塽（1670-1707），則在臺灣繼續了二十餘年的治理，直至 1683 年投降大清，這段期間臺灣史稱「明鄭時期」或「鄭氏王朝」時代。史料文獻中所見鄭氏人物與臺灣明鄭時期的種種事蹟，大多為鄭氏與清朝之間的軍事戰爭，而對於臺灣明鄭時期歷史文化、社會經濟，乃至日常民生之各項史實，則未有太多細節描述。以下本文即透過早期臺南地區所發現明鄭古墓出土遺物，如墓碑與墓誌銘、金屬飾品、銅錢「永曆通寶」、陶瓷器等各種類型文物（現大多收藏於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一窺臺灣明鄭時期物質文化之真實面貌。

墓碑與墓誌銘

儘管鄭成功（1624-1662）在 1662 年驅逐荷蘭人收復臺灣，但短短兩年之後的 1664 年，明鄭勢力在中國沿海的戰爭全面失利，金門、廈門、銅山（東山）各島皆已失陷，於是鄭成功的繼承者鄭經率領全軍渡海退往臺灣，大批鄭氏軍民赴臺，也開啟了歷史上漢人移民開發臺灣的新頁。由於這個時候臺灣鄭氏已經獲知，永曆皇帝（1623-1662）早在 1662 年死於吳三桂之手，候主歸來無望，所以鄭經決定將鄭成功在臺南所設的「東都明京」，改稱為「東寧」，以免有僭越之嫌，但仍自稱「世藩」，奉大明為正朔，延用永曆年號。

鄭經在臺灣的政務，完全仰賴諮議參軍陳永華（1634-1680），透過陳氏的悉心謀劃，特別是臺灣的南部地區，在屯墾規模、糧食生產、製糖與鹽業、居民住屋、文教事業等各方面，皆有顯著的推展。陳永華在南明永曆三十四年（1680）逝於臺南，雖然他的墓已經在明鄭投降大清之後，遷回大陸內地故

里，但他的墓碑並未被毀壞，而是在日治時期被發現於臺南市柳營區的果毅後，後人在墓碑的原址上重新修築了墓塚，以紀念這位開臺有功的重要明鄭人物。（圖1）陳永華夫婦墓墓碑的碑額標示「皇明」二字，碑銘內容記錄了陳永華生前逝後的完整官銜：「資善大夫、正治上卿、督察院左都御史、總制、諮議參軍、監軍御史，諡文正陳公暨配夫人淑貞洪氏墓」。

臺南市南區的南山公墓，即明清以來歷史悠久的「桶盤淺」墓區，¹當地尚保存了兩座完整的明鄭時期鄭氏家族古墓，分別是藩府曾蔡二姬墓與二鄭公子墓。另一方面，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也保存相當數量的明鄭古墓墓碑（圖2），這些臺南所發現的明鄭墓碑，實為反映當時鄭氏軍民移居臺南之後，落腳



圖1 臺南市柳營區陳永華夫婦墓原址及墓碑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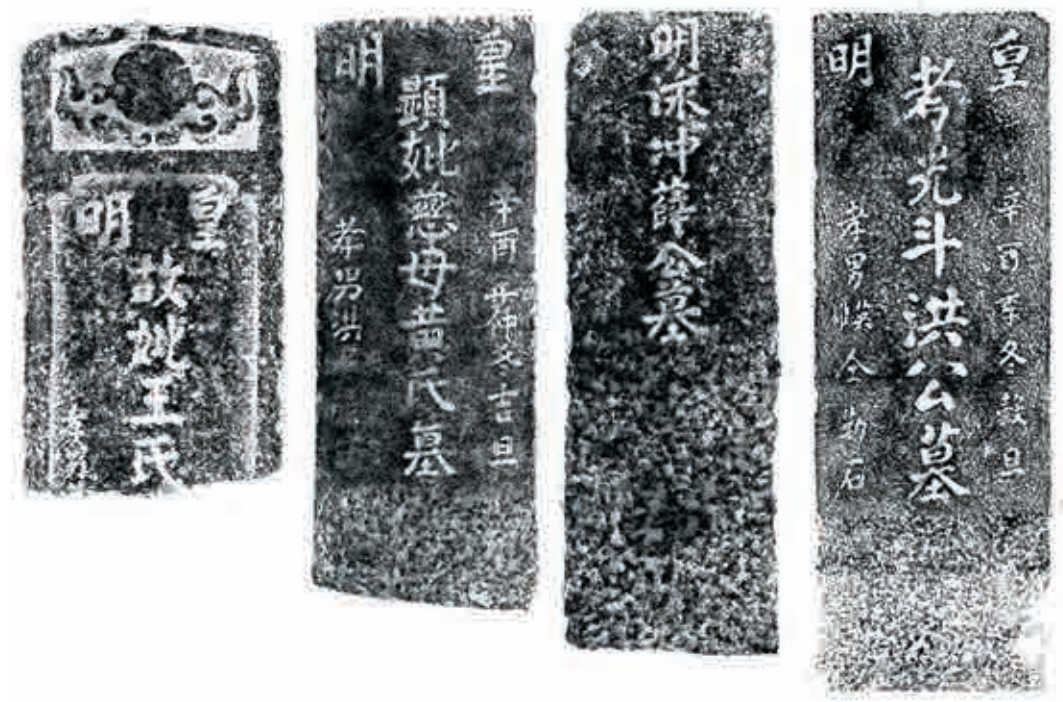


圖2 明鄭古墓墓碑拓本 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藏 作者提供



圖3 明鄭 陳永華 上護軍驃騎將軍蔣鳳墓誌銘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取自黃典權，《蔣鳳墓誌銘研究》，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8，頁7。

當地安居生業，死後入土安葬於斯地的真實寫照。墓碑的碑額盡皆刻有「皇明」或「明」字，顯示他們一心效忠明朝，不願臣服於滿清的堅貞氣節。另一個臺南地區所發現的重要明鄭古墓，出土地點距陳永華墓不遠，是1966年發現於臺南市六甲區赤山山麓的明鄭時期驃騎將軍蔣鳳（1622-1667）墓，²該墓下壙時間明確（南明永曆二十八年，1674），共出土墓誌銘、銅錢「永曆通寶」、白瓷小罐、壙甕等遺物，其中以《上護軍驃騎將軍蔣鳳墓誌銘》最具價值（圖3），銘文內容追述了墓主蔣鳳率領軍隊追隨鄭氏藩主渡臺的忠義史事，揭露了這位史料中完全未有記載的明鄭將領生平事蹟，而墓誌銘右下角所署名的撰寫者，正是當時擔任臺灣東寧的「宰輔」，集行政、軍事、監察三權於一身的陳永華本人。

金屬飾品

臺南明鄭古墓所出土的金屬飾品，種類頗為多樣，包含了髮冠、金耳墜、銀髮簪、銅鏡、嵌金荷包玉束片等，以下分述各類器物特徵：

一、髮冠：

1953年出土於臺南市南郊蛇仔穴所發現的明鄭「許懷沖夫婦墓」，共兩件，以其形制不同分為兩型。一型髮冠：器高3公分，寬3.5公分，厚0.22公分。器頂有五道凸梁，凸梁上隱約可見點狀裝飾，但內容不明。冠正面與背面器身各有一穿孔，用以貫簪固定，孔徑0.2公分，背面穿孔內尚存殘斷簪。原報導稱其為銀質，但表面可見銅綠色鏽斑，故可能為銀質含銅合金，器頂凸梁表面可見

小面積織品殘存痕跡。(圖4)一型髮冠應屬明代男性所穿戴的「束髮冠」，其造形多模仿明代文武官正式朝服所戴「梁冠」。《明史》卷六十七〈志四十三·輿服三〉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所定梁冠等級可分「一品至九品，以冠上梁數為差」。至於明代男子在巾帽下戴小冠的作風，實為延續宋代傳統，但此時的束髮冠已非制度儀禮下所規定之裝束，而與朝服中的梁冠無涉，冠上梁數並不具備等級差異。³至於這件臺南明墓出土的「束髮冠」，器頂尚存織品痕，或許是冠上所罩之巾幘的殘跡。十六世紀時期文震亨(1585-1645)《長物志》稱：「鐵冠最古，犀、玉、琥珀次之，沉香、葫蘆又次之，竹籐、瘿木者最下。」目前中國大陸考古出土所見之明代束髮冠，材質包括金、銀、玉、瑪瑙、琥珀、木質等類，墓主身份從皇室藩王貴族至功臣仕宦皆有，可見當時穿戴之風。臺南明墓所見之「束髮冠」，梁冠造形與特徵大抵類似中國本地出土者，例如浙江餘姚出土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袁煒墓出土「琥珀束髮冠」，長6.3公分，寬2.9公分，高3.9公分，呈長方形，兩側有簪孔。⁴(圖5)南京江寧殷巷天啟五年(1625)黔國公沐昌祚夫婦墓出土「金束髮冠」，長10.9公分，寬6.7公分，高4.5公分，兩側有碧玉簪。⁵江西南城萬曆三十一年(1603)益宣王朱翊鉞(1537-1603)夫婦墓出土「瑪瑙束髮冠」，高3.5公分。⁶

鄭氏治臺時間為1662至1683年，此時已是大清取得大陸政權數十年後的康熙時期，臺灣成為了明朝政權殘存的最後一塊疆土，故許懷沖墓出土者應屬明代漢人束髮冠之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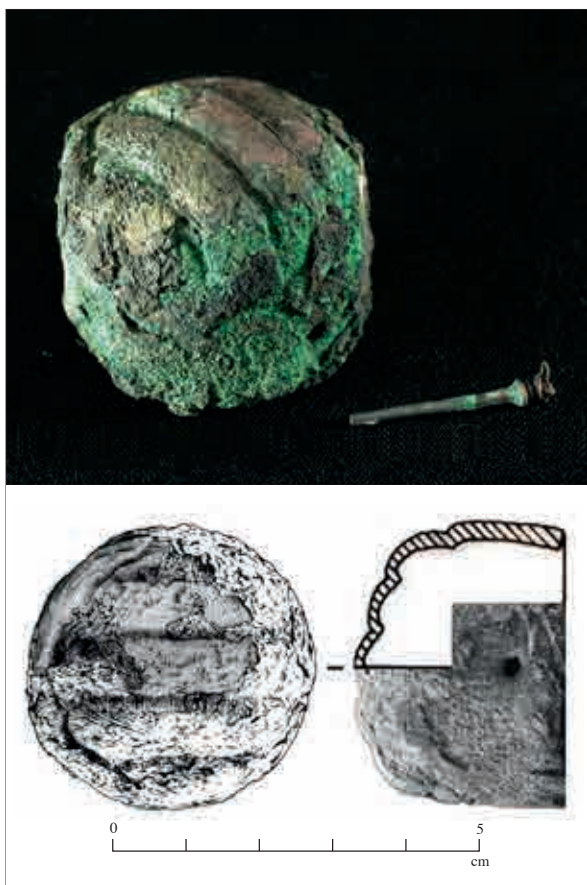


圖4 明鄭 男性束髮冠 臺南市南郊蛇仔穴許懷沖夫婦墓出土 作者提供



圖5 晚明 琥珀束髮冠 浙江餘姚袁煒墓出土 引自魯怒放，〈餘姚明代袁煒墓出土文物〉，《東方博物》，2007年4期，頁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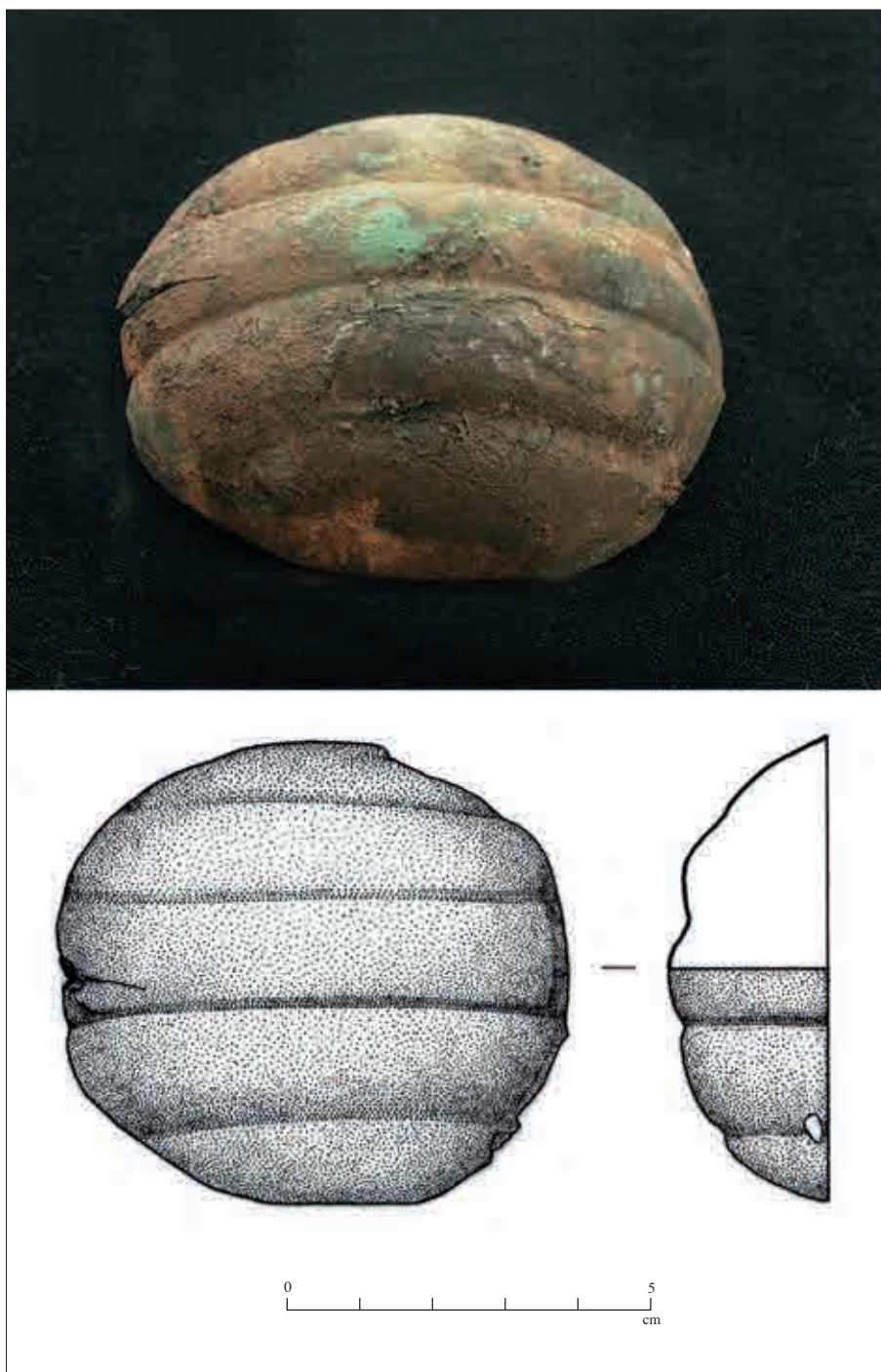


圖6 | 明鄭 女性束髮冠 臺南市南郊蛇仔穴許懷沖夫婦墓出土 作者提供

晚實例。誠如鄭經在《東壁樓集》〈題東壁樓景自敘〉中所提詩句「王氣中原盡，衣冠海外留」，這些移居臺灣的明鄭軍民，仍然保留存續明朝漢人衣冠傳統，反映了清朝滿族人在大陸強勢推行薙髮留辮的政策下，漢式男子戴冠傳統快速消失的最後一瞥；再者，由於許懷沖束髮冠的形制細節稍異於明代中國本地出土品，可能也顯示出此器屬於陪葬冥器，已逐漸脫離日常實用功能。

二型髮冠：器高 2.2 公分，寬 6.7 公分，長 7.35 公分，厚 0.05 公分，器頂有五道凸梁，外觀橢圓淺扁，呈覆盂造形，前側可見一處穿孔，近底處有兩處殘損，原報導稱其為銀質，全器表面覆蓋大面積灰褐色與小面積銅綠色鏽斑。（圖 6）二型髮冠應為明代後期女性所穿戴，屬覆盂形女性使用「束髮冠」，又稱「頭髻」或「包髻」。有關此時期婦女冠髻的演變，明范濂（生卒不詳）《雲間據目鈔》卷二稱：「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員徧（圓扁）。」到了清初時期，葉夢珠（生卒不詳）《閩世編》卷八則言：「……其後變勢，髻扁而小，高不過寸，大僅如酒杯。」中國南方出土這類明代女性束髮冠實物，例見南京鄧府山墓順治四年（1647）佟卜年妻陳氏墓出土「金包髻」，器寬 9.4 公分，高 2.5 公分，器頂可見七道凸梁，兩側有完整金質簪。⁷（圖 7）以及蘇州虎丘萬曆三十八年（1610）王錫爵墓出土「瑪瑙束髮冠」，器高 3.5 公分，寬 3.6 公分，長 9 公分，兩側相對小孔插有骨質簪。⁸臺南明鄭古墓出土之「覆盂形女冠」，造形、尺寸與上述晚明中國南方出土者一致，但兩側不見對應簪孔，故此器可能亦屬陪葬冥器，較不具備實用功能。



圖7 清初 金包髻 南京鄧府山佟卜年妻陳氏墓出土 取自南京市博物館、雨花臺區文管會，〈江蘇南京市鄧府山明佟卜年墓〉，《文物》，1999年10期，頁57-58，圖版8-4。



圖8 明鄭 金耳簪 臺南市南郊蛇仔穴許懷沖夫婦墓出土 作者提供

二、金耳墜

出土於明鄭「許懷沖夫婦墓」，兩件一副，尺寸分別為器長 2.42、2.53 公分，高 0.4、0.42 公分，寬 1.82、1.8 公分。（圖 8）圓環形勾身，全器散發黃金光澤，主體為圓錐狀帶稜座，下部連結球形垂飾，球底有突出圓形小孔。兩件耳墜的球形垂飾兩側，皆有明顯圓形凹陷，應為後世撞擊變形所致，而器下小孔原先可能附有墜飾，已脫落遺失，也有可能是葫蘆造形。類似考古出土明代耳墜數量頗多，例見廣州正德五年（1510）戴縉夫婦墓出土「玉珠金耳墜」。⁹

三、銀髮簪

1953 年出土於臺南市東郊虎尾寮社後園「明顯考黃公墓」，全器長 13.7 公分，簪首尖圓呈鳥首狀，兩側有圓點狀突鼓，寬 0.6 公分，頸部出現尖稜且彎弧收細，至肩部轉粗，

尖稜面可見細線陰刻花草紋裝飾，至簪尾逐漸尖細。（圖 9）具有類似造形與紋飾的明代髮簪，可見於四川武平王璽家族 M3 號墓出土「金髮簪」。¹⁰

四、銅鏡

臺南明鄭古墓出土銅鏡，可見於「鄭旭初墓」、「何光翰墓」。目前所存實物僅見 1953 年出土鄭旭初墓〈銅鏡〉，直徑 6.2 公分，鏡緣寬 0.7 公分，鏡緣高 0.5 公分。（圖 10）此鏡內緣主區應有紋飾，但表面鏽蝕嚴重，須待日後修復方能觀察分析。

五、嵌金荷包玉束片

1953 年出土於臺南市南郊明鄭「許申墓」。為扁長方形嵌金白玉片，長 2.5 公分，寬 1.6 公分，厚 0.33 公分，底面朝下平整，正面朝上微弧，器身中部有三穿孔，兩側穿



圖9 | 明鄭 銀髮簪 臺南市東郊虎尾寮社後園明顯考黃公墓出土 作者提供

孔內壁以金片包覆，中間一孔則於正面覆蓋鏤空金質之羅錢紋。（圖 11）本器為荷包織品上之束具，功能為束緊荷包袋口之配件，玉束片器身二孔為穿繫絲繩之用，傳世荷包實物例見於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所藏清代「繡花荷包」。（圖 12）目前這類「荷包束片」已多次被發現於臺灣清代墓葬之中，以臺南水交社清代墓葬群編號 SJS-A-B9 號墓為例，¹¹ 出土人骨右側腰部可見玉質荷包束片及十三枚疊置錢幣，錢幣表面尚見織品殘跡（圖 13），故研判墓主腰際原先應配掛繡包、



圖10 | 明鄭 銅鏡 臺南市鄭旭初墓出土 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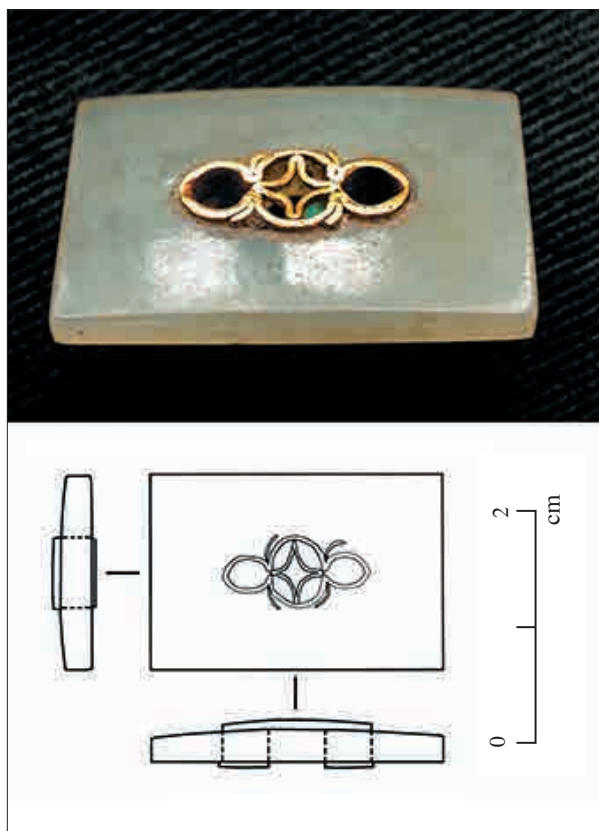


圖11 | 明鄭 嵌金荷包玉束片 臺南市南郊許申墓出土 作者提供



圖12 | 清 繡花荷包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 作者拍攝



圖13 | 清 玉束片與錢幣 臺南水交社清代墓葬出土 作者拍攝

錦袋之類的荷包。一般臺灣清墓所見玉束片多為簡單的穿孔白玉或青玉，而明鄭「許申墓」所出「嵌金荷包玉束片」，穿孔處嵌金鏤空裝飾，實為臺灣所見年代最早、做工最為精美細緻者。

銅錢「永曆通寶」

臺南明鄭古墓所出土銅錢，以南明「永曆通寶」錢為主，其錢文書體則以篆書款佔絕大多數，行書款數量次之，楷書款數量甚為稀少，皆為小平錢，背無文。依其尺寸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為篆書款與行書款，（圖 14，右排與中排共四件為篆書體；左下

為行書體）外徑為 2.8 至 2.9 公分，穿內徑 0.6 至 0.65 公分，厚 0.1 至 0.15 公分，外觀呈色深褐。第二種為楷書款，（見圖 14，左上）尺寸較小，外徑 2.4 公分，穿內徑 0.51 公分，厚 0.1 公分，外觀呈色淺黃，散發銅質金屬光澤。近年水交社墓葬群所新發現的「永曆通寶」，錢文書體與尺寸大致同於前述第一種，但銅錢表面外觀呈銅綠色。（圖 15）歷來中國古錢學研究中對於南明「永曆通寶」雖已有一定認識，但來源明確之出土實物訊息不多，故臺南明鄭古墓出土之「永曆通寶」，實為理解十七世紀後半「永曆通寶」鑄造與流通狀況的重要資料。



圖14 明鄭 楷行篆三體「永曆通寶」 臺南明鄭古墓出土 作者提供



圖15 明鄭 篆行二體「永曆通寶」 臺南水交社墓葬群出土 作者提供

有關「永曆通寶」之鑄造者與鑄造地點，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南明桂王朱由榔（1653-1661）鑄於大陸廣東肇慶、雲南、廣西桂林等地，所見傳世者皆為楷書款，小

平錢無背文者應屬所謂的折二錢。第二類為鄭成功、鄭經父子鑄造於日本者，一般皆稱其銅色幽潤，製作精良，錢文書體有篆、行二種，即本文所述臺灣出土數量最多者。至於文獻所見鄭氏父子三次鑄永曆錢於日本之史事，皆見於江日昇（生卒不詳）《臺灣外記》內容；第一次為南明永曆五年（1651）十二月鄭成功駐廈門時，受參軍馮澄世建議，「以甥禮遣使通好日本，國王果大悅，相助銅鉛；令官協理，鑄銅煩、永曆錢、盔甲、器械等物」。第二次為永曆二十年（1666）七月，鄭經初治臺灣的第三年，令部將忠振伯洪旭（1605-1670）：「上通日本，製造銅、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第三次為永曆二十八年（1674）鄭經從臺灣渡海西征，正式收復金、



圖16 | 明鄭 日本肥前窯 青花瓷小瓶 臺南市南郊蛇仔穴墓地夫人洪氏墓出土 作者提供

廈二島。鄭經坐鎮廈門期間，「差兵都事李德，駕船往日本，鑄永曆錢，並銅煩、倭刀器械，以資兵用」。

陶瓷器

臺南明鄭古墓常見以陶瓷「小型瓶罐」殮葬的現象，應為當時明鄭移民引入臺灣的閩南漢人喪葬習俗，類似案例可見於福建漳浦所發現的多座晚明墓葬考古資料。至於所出土的陶瓷類型，包含了日本肥前青花瓷、中國閩南白瓷、醬釉陶以及青花瓷器，顯示了當時臺灣島內使用進口陶瓷的來源與類型。

一、日本肥前窯山水紋青花瓷小瓶

1942年出土於臺南市南郊蛇仔穴墓地所發現南明永曆三十六年（1682）夫人洪氏墓，原出土應有四件，現僅殘存兩件。（圖16）二件肥前窯〈青花瓷小瓶〉之器高分別為9.15、8.8公分，口徑3.4、3.2公分，底徑4.65、4.5公分，腹徑7.9、7.85公分。器形特徵為撇口，細頸，肩部斜削，肩部以下弧收，臥足，器底底心尖突，其中一件器底釉面可見縮釉痕。全器施透明釉，釉下青料發色藍中帶灰，器身上下勾畫藍圈，內繪簡筆山水紋。海外發現相同的日本肥前窯〈青花瓷小瓶〉，可見於泰國 Thao Khot 寺出土品。¹²另根據墓主洪氏墓碑文內容「皇明顯妣夫人洪氏墓壬戌年仲冬吉旦，孝男陳士傑、士俊仝奉祀立」，可知洪氏夫婿姓陳，是被授以二品「夫人」封贈之命婦，研判其當屬明鄭高官顯宦之家室，具備相當地位與財勢，故有能力以日本進口肥前瓷器下壙陪葬。有關十七世紀後半臺灣的明鄭海商集團，在清朝政府實施

嚴厲的海禁令與沿海遷界政策下，積極經營日本肥前瓷器轉口貿易，將上述瓷貨航載銷往東南亞各地之史事，透過出土實物標本的確認與相關史料梳理，學界目前已經累積了相當程度的理解與認識。至於臺南洪夫人墓出土日本肥前〈青花瓷小瓶〉所體現的價值則更為重要，其不僅是罕見的紀年墓發現日本肥前瓷器之重要案例，同時也顯示了明鄭治臺後期所經營之肥前陶瓷貿易，不僅藉由轉口銷售海外獲利，同時也供應臺灣島內居民日常生活與喪葬禮俗之用。

二、白瓷小瓶

發現於前述臺南六甲「驃騎將軍蔣鳳墓」，出土〈白瓷小瓶〉原有四件，被稱之為「五穀瓶」，現僅殘存三件藏於臺北國立



圖17

明鄭 閩南德化窯 白瓷小瓶 臺南六甲驃騎將軍蔣鳳墓出土 取自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目錄文物篇（一）》，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8，頁63，圖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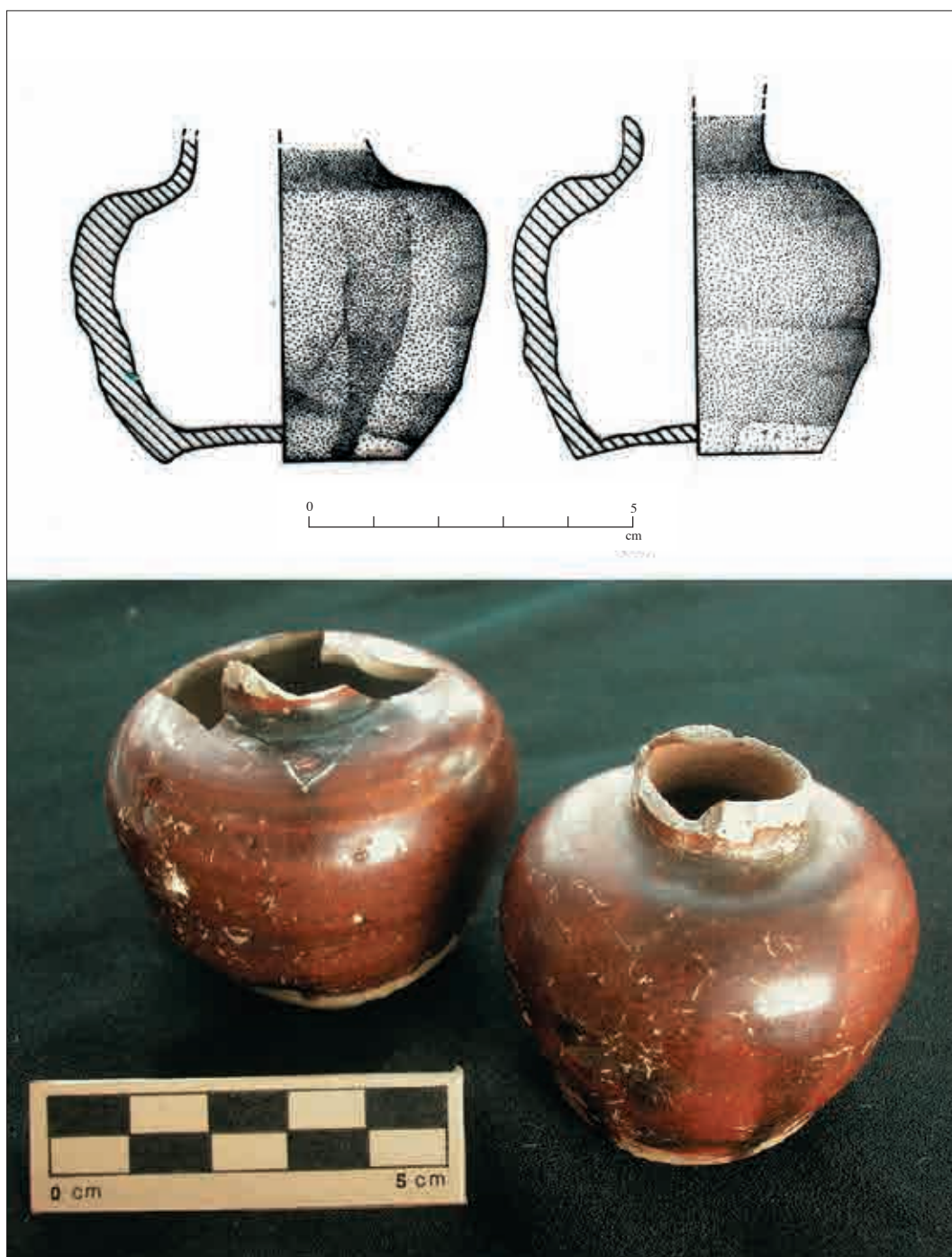


圖18 | 明鄭 產地未知 醬釉硬陶小罐 臺南市東郊虎尾寮陳忠欽墓出土 作者提供



圖19 明鄭 閩南漳州 壽字紋青花碗 高雄市湖內區寧靖王朱術桂墓出土 取自黃典權，《鄭成功復臺三百年史畫》，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1961，圖77。

歷史博物館。¹³（圖 17）〈白瓷小瓶〉器高 5 公分，口徑 2.6 公分，底徑 3 公分，造形特徵為撇口，細頸，圓肩，肩部以下弧收，研判其應為閩南德化窯燒造產品，所屬年代相近之〈白瓷小瓶〉，可見於越南海域 1690 年代 Vung Tau 沉船遺物。¹⁴

三、醬釉硬陶小罐

見於 1953 年臺南市東郊虎尾寮所發現之明鄭「陳忠欽墓」，原出土數量應為四件，但現僅殘存兩件，且口部皆已破損（圖 18），器身殘高分別為 4.9、5.1 公分，底徑皆為 3.8 公分，腹徑 6.3、5.5 公分。兩件〈醬釉硬陶小罐〉造形特徵為撇口，細頸、圓肩、腹下弧收。器身施醬釉，施釉不及底，下腹止釉處可見施釉時手指抓痕，胎骨斷面細緻呈青灰色，但器底胎皮呈色灰黃、表面粗糙。

四、壽字紋青花碗

出土於高雄市湖內區（北側緊臨臺南市）所發現之南明永曆三十七年（1683）寧靖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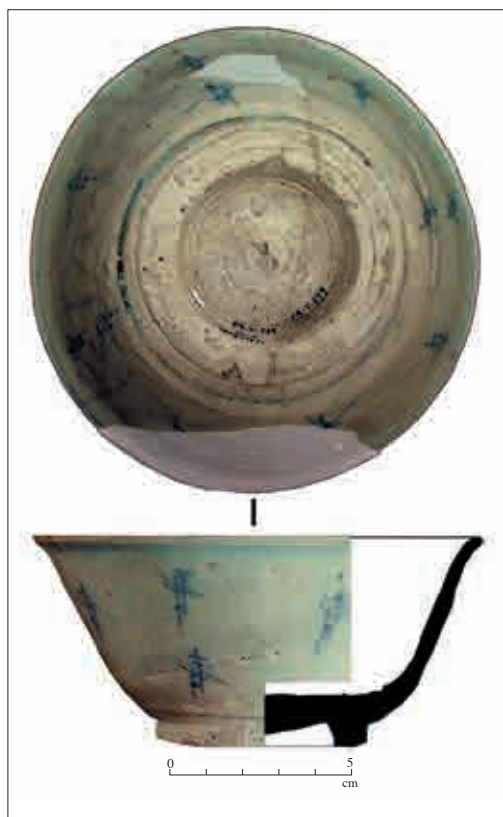


圖20 明鄭至清初 閩南漳州 壽字紋青花碗 臺南新市區社內遺址出土 作者提供

朱術桂墓，該墓於 1937 年被日本警察與當地居民盜掘，所出土墓墳覆碗為〈壽字紋青花碗〉（圖 19），碗身釉色灰白，青料發色淺淡，施釉不及底，外壁有重複交錯排列簡筆「壽」字紋，經比對相關沉船出水遺物與福建窯址資料後可知，¹⁵ 此類書寫「壽」字的文字紋青花碗應屬於十七世紀後半閩南漳州地區所燒造，目前已被發現於臺灣南部多處歷史時期遺址，例見臺南新市區社內遺址出土青花碗。（圖 20）

結語

臺南明鄭時期古墓所出土的遺物，包含

了墓碑與墓誌銘、金屬飾品、銅錢「永曆通寶」、陶瓷器等各類珍貴文物，皆屬臺灣歷史時期所見年代較早的漢人物質文化遺存，是紀錄臺灣明鄭史的重要實物資料。其特徵不僅可以明確對應於中國大陸與海外地區考古出土資料，同時也具體揭示了當時渡海來臺的鄭氏軍民，在政治、社會、文化型態與日常生活上的多方面訊息，例如人物史事、

姓氏與族群認同、漢人服裝與髮飾、流通貨幣種類與形制、喪葬禮俗，以及進口陶瓷類型與使用等等。至於其所反映之明代古風與漢人文化傳統，更是清晰體現了臺灣明鄭時期在歷史與文化上的特殊性及其價值之所在。

作者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教授

註釋

- 臺南市南區五妃廟向南至機場一帶，晚清屬臺灣縣仁和里「桶盤淺庄」，有關「桶盤淺」與該地「魁斗山」地名之由來，經考證應源於平埔族西拉雅語 Katar，「桶盤淺」為 Katar 之義譯，可理解為淺桶、腳桶或桶盤，至於「魁斗山」則為 Katar 之音譯，該地原為密林，故荷蘭人稱其為「海牙森林」，漢人稱「大林」；引自楊森富，〈平埔族地名解讀及趣談——以西台灣大肚溪以南平埔族地名為主〉，《「歷史中的平埔族」特展專刊》（臺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1998），頁 52。
- 黃典權，〈蔣鳳墓誌銘研究〉（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8）。
- 孫機，〈明代的束髮冠、髻髻與頭面〉，收入於《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303-308。
- 魯怒放，〈餘姚明代袁煒墓出土文物〉，《東方博物》，2007 年 4 期，2007，頁 45、47。
- 南京市博物館編，〈金與玉：公元 14-17 世紀中國貴族首飾〉，北京：文匯出版社，2004，頁 44，圖版 4-1。
-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鉞夫婦合葬墓〉，《文物》，1982 年 8 期，頁 17-18，圖版 5-5。
- 南京市博物館、雨花臺區文管會，〈江蘇南京市鄧府山明佟卜年墓〉，《文物》，1999 年 10 期，頁 57-58，圖版 8-4。
- 蘇州市博物館，〈蘇州虎丘王錫爵墓清理紀略〉，《文物》，1975 年 3 期，頁 52-53，圖 8。
- 黃文寬，〈戴縉夫婦墓清理報告〉，《考古學報》，1957 年 3 期，頁 114，圖 6-8。
- 四川省文管會、綿陽市文化局、武平縣文保所，〈四川武平明王璽家族墓〉，《文物》，1989 年 7 期，頁 31-32。
- 盧泰康、李匡悌，〈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南市文化觀光處，2009），頁 174-175、205-207。
- 大橋康二，〈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海を渡っ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佐賀：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90），頁 151，圖 350。
-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目錄文物篇（一）〉（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8），頁 63，圖 157。
- Christiaan J. A. Jörg and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UK: Sun Tree Publishing, 2001), 88, fig. 89.
-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3），頁 253-254。

參考書目

- 石暘睢，〈臺灣明墓考〉，《臺南文化》，3 卷 1 期，1953，頁 25-28。
- 朱鋒，〈臺灣的明墓雜考〉，《臺南文化》，3 卷 2 期，1953，頁 44-55。
- 黃典權，〈鄭成功復臺三百年史畫〉，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1961。
- 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美術考古與文化資產——以臺灣地區學者的論述為中心》，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頁 106-121。
- 盧泰康，〈府城登錄古文物研究計畫——明鄭時期文物清查與分級建議〉，委託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執行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09。